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卷之八

卷之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八



上魏安峰明府

古者大夫志行不通於上則畫於書以列於

諸侯其能顯者則列於書其能顯者則列於書

其能顯者則列於書其能顯者則列於書

錢錄集卷之一



蛟螭集卷之一



黎陽



次



同邑孟華平明瑞校

長清張其忠伯蓋梓

書

上魏安峰明府辨冤書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要其竅顯者則李斯盡秦蘓秦鄒衍田需張儀盡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

偃盡漢韓愈柳子厚張籍李翱盡唐司馬光王
安石蘇洵軾轍歐陽修盡宋雜游說兼道藝窮
於布衣側微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
之入感切於諷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
焉則夫書之宣上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
然幸而處常徵諸言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辜
而值變身桎梏之刑待缺鉞之誅後嘔心血筆
而書之不足以達士庶人何者彼其天壤之相
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徒固不足以動人

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自宰相而下與

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徒固不足以動人

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自宰相而下與
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插貂蟬紆金紫
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者固不為
少也而柙含冤幽室關鍵口舌不敢延頸而一
鳴者何也伏枷鎖罹重瀆廁穢弗潔之囚誠不
敢以書通竊又愆夫上之人不肯戢威解顏傾
耳一聽死已者之論徒速血肉糜骨之禍爾夫
鳥極則厲鳴獸極則走挺人窮則歸本噤天禽
之哀也於柙已甚安得頓走狂嘯祈霖雨救塗

炭冒死一言於執事哉夫柎世家業農幼而讀書循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餒屈宋之糟游司馬氏之濱窺跡於楊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激越時以取譽厲為世人譏誚庚子歲二月中柎傭工人王隆左手病瘡甚柎謂隆曰汝之病殆不可事以給汝直復若業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彊幹而多力者代僕柎曰然汝行遂厯試張杲為傭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盜場麥柎聞之以畀司理杲遁宿孫潔塲中食守塲人

李現麪一正明日柎赴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

柙聞之以昇司理杲遁宿孫潔塲中食守塲人
李現麪一正明日柙赴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
塌撲死旦日杲母魏氏駕訟邑侯蔣公曰盧柙
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公蒞閱杲屍則上齒
闕者六左脛裂凡可以致死者無不毒傷夫齒
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柙塲至孫潔塲連一
里遠而被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无恙否也
齒脛俱無恙而闕而折果醜為之耶當是時柙
具大刑對思不知所出蔣公亦不測杲體徧傷
故相拷掠數百自朝至日昃與法具伍嗚呼柙

以柔脆之膚而妃堅虐之刑彼且何情而不嚙
予骨肉而柎非金石之固品安能久於抗對也
苟疾痛有聞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
十七日柎先母哭柎於墅有婦人而持母曰母
哀我張杲妹也我父杲妹實知杲死兩頰房辟
壓焉杲妹張杲又謂柎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
難言父窮之曰吳章者杲外妹魏氏與章惡禁
章不得娶而居其室杲之死夫二人者固之
辟頰慙非特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關脛裂

毒傷者於然可敬焉先人以故德之亦急而具

辟類惑非特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關脛列

毒傷者於茲可徵焉先人以姦慝之跡隱而具
房撲之情於巡按樊公准辯飭大名勘問未及
而按臨會審樊公謂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柁
雇工人也按文附致張杲作王隆傭人隆耳為
人傭張杲為傭人之傭耶夫王隆無恒產為盧
柁業農即令張杲為若傭當業誰之農乎使杲
果為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得來盧柁場盜
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柁之麥所飲食盧柁之
饋獨傭為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開蔣公不

然樊公曰凡士師可以生殺人有天子律令
在律可殺吾不敢生律可生吾不敢死我所議
盧柟同諸君奉天子律令爾我何敢私且魏
氏原告詞謂盧柟令雇工人三隆寬張杲郭勇
與柟傭工矣夫三隆一人爾杲見工自代即當
傭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况
盧柟當時嘗給郭勇雇直錢勇既為三隆兼雇
盧柟又安得給無謂錢與三隆所傭人耶今不
幸事變杲死遂作三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

即作王隆雇工而盧柟不得謂勇為雇王美恠

幸事變杲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

即作王隆雇工而盧柟不謂勇為雇工美法
宜開蔣公語塞少間進曰盧柟旣寔死請罰穀
一千石破若家何如樊公默然蔣公趨翼進將
言憲副張公目蔣公退同知崔公履推府朱公
之跗朱公耐真定理刑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
死先生何苦扼人蔣公稍就位樊公指柟原法
曰彼罪案旣若是而蔣令寘之死予當奈法何
僉曰稱律令於是下柟大名守什公飭滑縣劉
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年生竄舊執也相持

詞議定而後出謂房撲為妄告擬柙以家長毆
雇工人至死應後律量罰穀千石其傍引鯨鯢
兇噬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年正
月內詳允發諸犯的決贖罪暨柙各寗業所議
穀千石直以為非法令免惟皂隸李祿未詣官
照出亦擬不應詳代樊公巡按殷公允其詳而
獄由是勦矣柙居家未踰旬而先人終距六十
日而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三夫柙出獄
瘡痍未洒即繼之以天崩地隕之變而動其心

齊之慘奈何天命窮極若是哉先定將公董款

瘡痍未洒即繼之以天崩地隕之變而動其心

警之慘奈何天命寃枉若是哉先是蔣公董獄
當死刑者五人曰盧柎曰袁濟曰馬氏曰呂教
曰侯宗儒然皆寃誣而無實以故獄詞雖備而
率不服是故樊公首減柎薄其罪暨殷公按麗
則四人者咸稱寃蔣公愬諸公救之以柎為口
實解殷公問蔣公曰盧柎何如蔣公具疏進復
組織柎死若昔之語樊公者益誣由是殷公釋
袁濟馬氏而復問呂教侯宗儒尋亦開去獨執
柎於喪械送大名守張公公知柎之寃哀隱悼

惜之不足而議楠抵死此固因察院之成命非
 張公好殺之本心也明年楠奏辯復行張公問
 得其情供張杲實楠傭人而仍以原擬若曰仍
 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沒其實而典刑緩
 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
 復奏辯行張公時巡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
 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
 悉直楠為証胡公執先定之辭據紙獨與楠對
 若仇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楠稱冤出憲副喬公

作而言曰是情實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

若仇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楠稱寬出憲副喬公

作而言曰是情寔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
當與某囚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
曰諸公象枉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時不
能者天也於是悉取諸違事者徵問前卷傍引
鯨鯢兇噬之惡嘗笞某六七十者皆虛偽無
驗正去之獨張杲案如胡公議於戲楠內省自
齟齬之年以及今繫獄之日楠始讀書不過為
狂瞽之文瀆君子視聽未嘗附會官府行無賴
作楛克又素惡商賈行坐之事於市井挾劍雄

酒豪俠之徒固未嘗啣盃酒接懋懃同濟凶淫
之惡悞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個儻恢曠之行
嗜殊調好觀古人奇節然未敢踰大闕為名教
罪人府縣無告訐之辭而占曹無文券之驗夫
所謂恃豪放恣險惡憑陵暴橫於一時被濬人
固寬厚有容者亦安能甘啣患害上下無一詞
戮摘必待張杲之獄而後暴白哉且張公決獄
明公而少貸使柵果負大惡如前卷云々則志
安肯薄正而去之俾又案不符於察院會審文

可為及之解暴令柵無死若是狀夫前卷謂狀

安肯薄正而去之俾又案不符於察院會審文

何為汲汲解暴令捕無死若是我夫前卷錮獄

蠶蠟傳卷之五卷係二十等卷據藏本原卷之律

其係清補內中且有風台同補之由則太平等

指資補^者對時等指資所補^者推與係與陸同^也不敢有收

十分肯定紙中係兩色^書定用兩部^書據兩成^也按照

規定遠不到甲編^者準。因以書是二十等卷據定

原稿自再作局以決定^也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

之匯 一九七九年 七月一日

吏有考也 坤宣業 是亦齊民矣 固冰

安肯薄正而去之俾又案不符於察院會審文

何為汲汲解暴令柙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

扁之以紙若鎔金鐵之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

可破幸而巡按樊公開示觀縷動引天子律

令平反是非一人之私恩得以紊典刑而掩日

月也且柙應擬徒罪贖穀四十五石而倉有收

也魏氏領葬梟屍有狀也柙領梟原貯庫所盜

麥并袋有案也夫李祿詳所載皆柙已開原跡

二十年四月內毅公允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

吏有考也柙宣業居喪一年是亦齊民矣固冰

逸刑掣鑿之後越有司而警方牧之人也讎家
 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劫發陰私狡猾
 懷悍之後俱無告夫執柵時去允李祿詳日期
 然且八月遂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其允曰盧
 柵招詳朦朧收實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
 祿招詳何不駁勘果非朦朧耶願復執柵抵法
 由是言之前後翻覆多失其據而柵安得無辜
 誣於其中哉始柵為諸公原宥前已歷陳惡
 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為是朦朧招詳哉

市井與情之地而柵敢以招詳朦朧居之哉惡

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為是矇矓招詳式

市井與情之地而柵敢以招詳矇矓居之哉惡
有三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矇矓之人油、然
處之而無所異哉昔有好生者贖狐兔麋鹿而
放諸郊獵者邀之則急走狂呼以救其死嗟夫
人放禽獸則不忍邀今樊公既放柵於野人又
從而招之是非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
輕且短與夫張杲一人也在前卷為王隆雇工
樊公為盧柵雇工殷公復作王隆雇工及柵奏
辯張公詢得其情仍作盧柵雇工而翁公復改

作王隆雇工夫古天吏殺人也左右皆曰可殺
 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信
 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焉而後殺之今
 桎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否暮一人曰
 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纔一人之辭
 耳設使舍已之見平其心氣推而問諸左右諸
 大夫國人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所謂哉雖
 然可否無定者謂之疑獄王制曰疑獄汎詢衆
 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後重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諫赦之又曰附從輕赦漢書曰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瀆夫古之聖人思其心
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通惡故著為法令以馭
之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人人易深而聖人
有憂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解君
子以赦過宥罪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我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為橫圖薄
刑具著大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
疑而可矜者察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

生之意與王制易書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桷無
辜之獄冰止於疑而已也何獨不被聖主欽恤
赦宥之仁罹此網羅鉗之屬哉夫察院諸公
堅不原問是冰不知桷為冤抑真以為死而殺
之也蓋譖桷既成每執政出都仇者從而攻之
而桷名曰監生訊者謂桷冰豪右則守錢虜子
爾蓋不知桷以中民之產積獄數年悉買費無
餘而先人二柩暴於人野場中寘妻無嗣託食
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一宣

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之

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一言

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之
公不行於一夫而桷飲恨待斃所以積淹於獄
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已抗救
於汨沒無報之人哉昔者桷歷大名府獄濬獄
元城獄會諸解繫徒錄遠六七百里近比各府
州縣獄其弊無大相遠而莫以明是故敞訟之
政荒園土之教衰雖使蘓公召伯日訊於庭於
國家基本萬一無所裨益焉請詳言之夫三代
而下禮樂教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

畏而已矣是故上而畏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
其次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小夫
畏天子則天下治畏方伯連帥則方獄平畏府
州縣牧之諸侯則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
所措手足而冤苦病夫獄物之深密者也周禮
大司寇用獄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
執事以明刑恥之今之治獄則不然晝則聯繼
而居拳桎而食呻吟悲號相靡於棘垣之下入
夜則是連繫項重鉗肢脇受縛三虞髮引層閉

之半筋脉急張血肉反攻而疾痛不勝噓守者

夜則足連繫項重鉗肢脇受縛三處髮引層閉

之半筋脉急張血肉反攻而疾痛不勝噓守者
撫之弗聽則榜楚有加矣將死一人預以病嘗
之有司有司曰可造而殺之曰某官殺汝也飛
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曰殺
之慘一召慘之故有五凡無賄而通者殺多餉
不分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爲富者復讎殺見利
弗予者殺夫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
且不覺者有故也未殺譖溢惡之言於吏無殺
示顯柄之威於囚囚惴無露言吏忌無貴政是

故恣殺之計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罪之民輕
天子而弗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牧
之諸侯而弗畏惟皂役羣小是畏嗟乎天子方
伯連帥府州縣牧之諸侯所以治皂役羣小也
於其治皂役羣小者弗之畏顧畏其所治者則
是驅天下之勢不在乎上在于皂役羣小也由
是百姓無所措手足而寃苦病府州縣牧諸
之政蠹而丘井危方伯連帥之令壅而方
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禮樂征伐不行於下

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柙聞之君子曰有治人

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禮樂征伐不行於下

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柎聞之君子曰有治人
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好寬
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不
下十萬戶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
是故吏禁之屬無風弊如前所陳者是兆彼能
無私心人讀書而體臯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實
仁之政流通於濬彼自不敢為酷民耳或曰獄
重地宜謹嚴汝負大臯而云々若是將有以自

解與夫柙聞古之賢者不幸善居獄而速死之
救有三君子不由焉恚盜賊之兮雜卑汙之行
喪其所有而日與囚化者命之曰滯獄乘隙竊
免亡其身以及其親命之曰遁獄劫天典隳王
法挈挺決出自兮必死鬪城守而殺禁戒命之
曰叛獄嗟乎善人不入獄夫獄所以待小人也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久獄不知命
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為滯獄遁獄叛獄陷
速死之救悲哉甚矣吾之自惑也昔君子黃霸

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故李固杜喬

速死之救悲哉甚矣吾之自惑也昔君子黃霸

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故李固杜喬
孔文舉蔡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然君子之
名縣於霄漢矣柙志疎而才狹視古人若丘蛭
之目龜螭龍也乃竊嗜好為文賦數百篇詩
幾千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遂脫桎梏而好
事者或取焉奈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固流俗於
滄獄遁獄叛獄速死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
千畝自柙下理後悉賣之豪家而約劑者又竊
與之通弊減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故物無不

私市於人甚則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效之
一切施其不法又徭役甚煩柵以貧窶得群里
長窶辱夫柵待死罪無兄弟子嗣之續即有井
臼婦彼獨宴處閨闈不過一書生妻爾又焉能
知庶務應外事與豪誥崛彊之徒相抗唇拭絳
年執事均賦柵以中上哀下下又諸差役悉憫
痛省覆此非執事知柵貧苦如上所云又安得
霖雨之澤霈然若是哉噫嘻柵事已矣唯獄中
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

延旦夕之命為死爾爾若為柵申寃枉之情解

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
延旦夕之命為死爾爾若為補申憲社之情解
滄炭之苗覆柵之妻女母為鄉里暴客之資為
版籍窮民此執事之恩也當道之責也柵何敢
預焉伏惟執事裁察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七月初七日本縣遣使捧檄齎牛酒腆禮弁翰
教遺柵家柵唯皇風既遠充氛載竭箕頴之後
世絕幽響故雖兩漢玄纁蒼璧時加丘壑而大
名之士往來負揭取誦後世易曰束帛受貴

於丘園丘園之義何可易言也柎槁齟之餘已
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為人今又施曠代之典於
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惶中惑實益
厚顏比又讀執事所諭鸞龍奮鬱五綵炫爛飄
飄然若凌風御虛絕無纖瑳四視寰中纖翮語
真若竊帝壤以堙洪水絕何不償且瀆也執事
邁天人之英操宗匠之器與李于鱗宗子相諾
公雄據常視猗獵中原揚馬應劉接軫橫鶩未
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柎方卷舌脅息擯

投不暇若執事云、何敢僭預獨所慊者柎素

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柎方卷舌暫息擯
投不暇若執事云々何敢僭預獨所慊者柎素
嘗歷諸郡邑多誣枉如柎文緻不可反者甚多
執事啣上命察冤抑拯拯焚溺於斯人獨無
加意乎哉記曰附從輕赦從重唯執事念之鄙
作詩賦謹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未及繕完容
嗣班文幕適聞旌旆告速而柎又有秣陵之行
故耳秋霽方採藜藿併食偃卧無俟多談柎又
頓首頓首

上李東岡推府書

桀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
王之典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冤
頸縮喙不敢長鳴而自陳此以堯舜兼濟之病
天地之大遺於果羸螟蛉之細也抑桀自察材
質卑微朴扶藁木之間恐不能盡白桀之所以
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裁之化賈山
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於雷
霆震悚惕厲萬不獲已略抒固陋沒死上千幸
加惠憐聽垂察焉桀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

桀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

加惠憐聽垂察焉柙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

禁靈武稱夏之階特以復讎為重復讎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羹之怒詈罵嗟咄之怒瞋目按劍曼胡血纓命氣相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讎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聞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身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非謂食美衣錦察音樂之比長太子孫樂妻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宗廟血食之祀縣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誼勇者
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效小廉死小恥快
一劍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誠
父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
圖大者不為矣詩曰哀我填實宜岸宜獄握粟
出卜自何能穀夫實身狂狷之中狹聖鑑之下
縱一死不返之諒孝子不為也曩者捕六豕之

質實聞道之資觸司寇之刑囚幽圜室之內元
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

令曰免問諸讐正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柙於

人赴訴御史臺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
令曰免問諸讐正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柙於
死沒之編氓之籍越明年結獄始歸侍先人寢
食几杖先人又不留家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
而盜賊興矣鉏耨登之大屋干戈擾於均塘白
刃之虐若於平樓先人縣繩及堞隊則賊藉之
戟鋌伺之鉤鏃一夫內嘯羣響沸應絕雞犬振
簷瓦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蘓登者三杪乃氣
力疲憊調庶母曰狐兇始隄患難我有長苦積
恨於異日者不與之語乃今父子不相見天虐

命也賤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貨不可請降自
今裁不可賊突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父而
死何先人令其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縣
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為之冗陽武為之墟封丘
延津大河之曲為之堂隩烏合蟻聚之衆斬木
楛于大嘯於淇衛之郊時蔣公蒞政不肯發一
夫掣白挺以逐之柵家貧新襦又無財賄雇熊
羆之士誰肯不待教命為柵出死力窮誅越人
之寇哉即有鄉曲之民哀柵無告者捕之絕得

蜂蠆於積閏奇劫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圖

之寇哉即有鄉曲之民哀柩無告者捕之統得

蜂臺於積閏奇劫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國
已投跡草木依山澤肆然無忌而誰可郡縣矣
柩輿求父屍歸之寢則官府有憎惡之不祥城
守有捍拒之嚴陳哀暴棺於郭門之垤猶及今
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
伯連帥也然多狼顧之患愆滅門之禍其事本
末未易明也所以沒齒關口而不敢言唯我執
事明睿遠照深察而悉之者也願執事熟思如
痛少裁焉是年先母悼先人之故垂白髮哭泣

不飲食距父函六十日亦殞柩奉二柩袒括幅
哀皇、爲如有求望、爲如有從而弗得也社
門餒弱守先主之制嘗瞻謨謀雪先人之恥不
知察院復按前事移檄復收柩矣由是司理授
鎖城旦詰門尹貳繫其妻義勇竭夫圍其宮執
柙苦塊之上械送大名張公勘問不即寘之死
刑之若不能舉也哀隱嗟歎之不足三月而後
成獄竊窺造化之私少之得其當以處柙爾幸
乃不得執政肯趣擬之大辟柙信知罪張公亦

意雖九死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柙有二小弱

乃不得執政肯趣擬之大辟無信知罪張公亦
意雖九死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柩有二小弱
子託宗祀之寄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次子為
無服之殤夫殤下葬以夏后之聖周無服葬以
有虞氏之瓦棺也柩因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
用蘆葦孔子曰敝幃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
為埋狗也由是言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矣
昔者延陵季子適齊反長子外葬於贏博之間
還其封號之者三日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
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變猶不能忘情骨

肉冀其魂之隨已以終以子顯幽無間之義我悲
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柎獨於其子生歟不相知
君是哉書曰迪惟前人克施於我冲子柎承先
人之克無冲子之繼又何施焉詩曰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子且長沒何孫之能貽也夫柎受木
索嬰金鐵坐屏室之中無日月之明忘晦朔之
變腥臭觸九竅死厥參肢體稍解縲繼伏棘巖
之下穢蟲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離胼胝紛紜
之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柎交軋枕股之會鼠

嘯於顛婦啣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遊戲

之成播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軋枕股之會鼠

嘯於顛婦嚙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遊戲
於肘腋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噉吐
而榜楚交施於駸駸之上矣昔繆侯下廷尉曰
吾嘗沒楚軍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是見獄吏
之已甚條侯坐收不食嘔血數日以頤以捐里
委巷之陋繩樞之士而眊細之人也視此猶案得
不寒心哉梅閣太史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在太上
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
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子弗之潔也負石入

水外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不正去之若將免
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為潔視傾冠餉故若恐
汗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理也關三木
鑿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柙行汗名職即死
若九牛亡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處而湛溺
苟活溷穢之中無恤治子伯夷之謂者竊惟私
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義有所未經列如前
所云也昔越至句踐禦吳於檇李戈其王闔
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

忘越人之難而父虜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

盧綬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荀出入必曰夫差而
忘越人之難而父虜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
卒敗越於夫檇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讎卒有不
諱則越無會稽之恥大夫泄庸種蠡必不匍匐
屈膝於巖峪之間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
之器必不陳於姑蘇之臺闔廬之恥必不雪於
九原之下楚子滅越林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
司敗楚人釋之曰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
尹之禍若敖氏之鬼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為秦
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萬為晉俘虜逃之釁鼓

之下可為辱矣孟明以劔師禽將冰勇也身死
名蔑為天下笑冰智也退而與秦伯圖策沂雍
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王官及郊濟茅
津封殺屍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敗之恥一鼓
而洒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功誅孟明
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畱罪引節以自裁
矣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冰有異衆之飾徒借
草木以糞壤死矣安得彊秦之國功並五霸名
與天壤俱去夫捕抱不測之罪冰有公輸墨翟
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然之抗

草木以糞壅死矣安得復生之區以正五霸名
與天壤俱去夫捕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若墨翟

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燃歛之抗
也生產貿易子無餘燼茂父子兄弟之親寡妻
孤女棲食畦蔬紡績之間柎恐就刑之後交母
骸骨長弃暴露遠無收恤之主牧豎戲為鞠鞠
牛羊礪之角獵夫鞭其朽過者泚頰視祖曰盧
柎不肖抵法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
柎誠無面目見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
前也竊又恐隊姓隕氏絕太公之後祖宗墳墓
歲嘗伏臘無一人陳菜羹奠酒漿者不得如楚

後漢書卷之九

子存若幾之祀也夫構固有二以特以滅奴矯
 誣坐滅卻顯業廢事功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
 人之朝一與螻蛄同斃飲恨忍恥長跪遠謝
 於孟卿視奈何不樹齋追解流涕泣盡而繼之
 以血也構伏觀執事為治大名震易其業安不
 忘機杼南鄙却墟之民父老扶杖謳歌思化是
 召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密綴理之
 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諱無姦
 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構猶

卧烈燭之中甘焦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嘯以速

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桀猶
卧烈燭之中甘焦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嘯以速
霖雨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桀聞古之君子聽
獄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詢有赦無殺桀雖
不佞竊覬覦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
變有奏獻賦詩之體桀不揆昧死述鄙俚隨書
進聞維執事之採察焉桀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書

桀聞往年執事受臈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
廉隅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

見執事之任既數日始戒官寮役事屬典禮進
賀踰年柎或因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
園墻窺視則縣主肅而入奉而出周旋委蛇賓
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所聞者大異竊獨
不知何為而然也既而濬士大夫有所存問於
柎者私道執事威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思謙行
顯而體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為之鳴以
盡其節溫乎如玉縝乎如金萃乎如芙蓉澹乎
如瓠水泛於隋唐霽而無所淆濁也曩昔縣主

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濬出是乎執暨柎請

如龜水泛於墮澄霽而無所淆濁也曩襄昔縣主

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派出是乎執暨抽詣
御史臺對蒞內黃見執事進來每伏謁道左執
事忘其為國以鞭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
始得接見尤進乎園墻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
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能脫去
桎梏加我以冠履法服令之得為人其體使能
誦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視聽
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
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馮軒而聽

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僂之民為世擯斥雖
欲自進已見逐於君子門墻矣柙又焉敢振金
鐵亢明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
嘗聞聖人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徇死智士
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脩於
已險夷之來非我所致凡利害升沈通塞之故
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圍陳其人也所謂
守義以徇死者不幸而徇變加我者或是與雖
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

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苟息之

死以定兮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
亦可也然則奚歿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苟息之
死節於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也所謂不廢
時以立功者略小嫌以自汙藏器以待時而用
其道於天下者也略小嫌以自汙者所失者一
節而所全者大兮也藏器以待時者權也而用
其道於天下者垂大名於天地洪濟萬物而大
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管仲囚檻而顯齊
者非與夫拘以盲昧隨死刑誠見黜於周公孔
子者若苟息於孫豹則為其君引節今拘緣讎

坐誣而罹之極刑即狗豕其所守者何義哉獨
得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於太
守張公使有解倒懸者得沒其齒終其愚則棉
頭為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
今特因拘牢猛去冠飾而懸繼之其體非復能
誦伸坐立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
視聽其禮貌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
言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假令執事致之
堂陛賜之跪使出話言不過頽然一囚而已又

安能決胸臆開口一辭為君子應對哉夫捕淹

堂陸賜之跪使出話言不過頽然一囚而已

安能決胸臆開口一辭為君子應對哉夫捕淹

試數年心思輻輳每傳鐘鼓及獄卒喧呼謦報

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間與囚徒雜處或勉

強一咲不過亂愁苦忘兒女思爾非有所謂樂

然後咲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豈可以延歲月

不似我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為文賦腹書成

則請於司圜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刑以故多

翻倍無足觀然猶不以為恥而獻之官府亦欲

司命者知構頽從事於斯免榜笞云爾夫希豹

惡獸君子忘其兇穢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補
兇穢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為君子之所寢
邪謹錄舊所為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
託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
兇腐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
之以不死之惠俾柎朮士大夫所稱與親炙盛
德而叩其鴻音則夫園墻之所見內黃之所得
者愧然而失矣柎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
或闔門茂絕無所統繼濟之士夫夫固能言之
今不敢贅唯執事垂察

或闔門茂也燕所統繼濟之士大夫固能言之
今不敢贅唯執事垂察

上郝南峰吏部書

柟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
而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
精誠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
盛衰之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可與揆咎而
取徵也夫德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已
若覆死灰然嚮靡延長頸極蹠呼以求託化育
之意弛負擔之憊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

極死亾者哉。柎聞荆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鬻膝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跗，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驕貴；蕞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柎本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體梁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天子孫間巷，不聞金玉之

聲，勲業之貴，擁貂踰棄，魚軒揚省，濶論視猶士。

之士或也。緝匪業不出。上登緝緝。不或體深。皮
不造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間巷。不聞金玉之
聲。勲業之貴。擁貂踰乘。魚軒揚名。濶論視猶士
梗草莖斯。六士之至賤。若矣爾。乃負固陋之質
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於百世之下。以竊慕
於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
處士。垂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
售。置吾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
之側。考泉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
射策。効納忠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
齷之計。逐什一之利。致富千金。為宗族光寵。夫

然後張目而劍戟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
之中一陷穿網羅之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
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縣等不合則人將掩耳
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雖端凝冕裘斷髮文
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不觀諺有之曰衆
口鑠金重毀銷骨而補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
豐挾撮壤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
狸之掩靡不愛捕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鬼
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弃於匠石燕樂吟於

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咲要於大方

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奔於匠石燕樂笑於

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
也夫柙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備奴之變而其家
益無賴圖致之死者取木嘗之賄厚誣抵法之
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矧稱貫一年乃復皇網
掩其翮周網繚其膚申索繫其足垣鼠不避嚙
其髮髭柙聞市廛之音商販歎愈於鈞天之
樂薄解束縛稍置散地跼躑儂俯愈於帝庭之
羨出檻域寢苔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
至而晡進試以撻杖後食愈於紫馳之羹藉衣短

禕不掩脛骨略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緡吏至喜
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贊室王嘉
揚於法伍李固斃身蠶蝨塗毒金鐵俛首垂涎
噉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柙聞蛟龍失
雲雨則雲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袖羅則殺身
亡名折節狗死今柙形辱志降長謝洙泗則聖
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鳶之餘肉何地而
不可委乎而柙含垢忍惡延一夕之命苟活涸
竭血之中不能必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微細
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微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

濁血之中不能必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徵

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
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
顛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柝聞古人有言曰人固
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趣舍異
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讎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
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
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搆戚黨之禍結
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
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

事涉過計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
之際得失之大機柎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
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柎寘身園土出歸謁先人
於淇門救廬未絕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
扶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
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
夫柎孤立無兄弟太稚甫九歲即亡次子三歲
亦夭死寘妻孤女孺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
測竊恐栢舟不可為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盧

處子矣柎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

測竊恐栢舟不可為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盧

處子矣柎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

而相甯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豈竊世主

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以要之各乘時奮智行

義達道樹勲業為不朽也夫柎自稗齒學章句

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古

人初駑鈍之姿蹇步鉛割鐵有所建明於斯世

也然瓦礫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

大夫之弗齒中風狂癩細則昭憲之網弗出者三

年矣奈何遽死而不急發聲呼於執事左右哉

由是觀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唯跡宋穆之
諺者則統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徇近名孝不
寬昔曹沫將魯不灰三數之辱于柯之盟則接
乞首劫桓公歸魯之侵地以雪血師之恥今操
欲已曹沫之羞以反三十者之見而後伏斧鑕
之刑尸藁街之觀欬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親
事胡不少惡憐惜宥天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
之微越於世待之惡極袂水火雪淹滯之冤以
成憤抑之志抽印白骨復生載覆盆而被日月

之光若果誰之賜哉

之從... 成憤抑之志抽即白骨... 載覆盆而被日月

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書

柝聞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蟹牛齧齧猛虎負
隅虞虺交捷柝竊以為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
惡中傷血肉惜毛羽角而外不知事夫太人則
不然特秀萬物善智慧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
肢之愛臨不諱之期陳取冠履故物羅列諸兒
女妻妾滿前執手喟吧語咕咕屬後事視禽獸
無所省而或若遠矣夫君子則不然任天下重

器身百世之規道誼未盡下見滄於閭里而上
無王伯之遇不幸遭變則含穢訕辱嚴周身之
防以圖事未効視夫人略知省而死者亦速矣
今柩無君子之行而私有志焉自愛於其死日
者柩以備奴故坐法御史樊公察其誣而出之
明年按郡尋寘之死而柩父母在殯啣不
共天之冤絕宗祀之緒濶倫理隳民彛姓名不
著無補益於世與盜賊同斃於法伍則柩安得
不寒心酸鼻而死哉即死不過於二三禁吏之

手與羣僮鳴、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女妻

不寒心酸鼻而死哉即死不過於二三禁吏之
手與羣儂鳴、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女妻
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且犴獄幽霍之地一夫
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髮髻變肌膚巨鼠如
狼嗷其面目甚則羣嘯抉腹聾其腸胃脂膏相
靡於垣墻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
今柙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
重附輕之義思柙骨肉無見笑於牛虎麋鹿則
執事之賜焉唯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書

楚頃襄王好畋獵獒齧御人脛州侯夏侯請蒺
磔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餽莊辛見楚王
曰臣聞大王獵獒齧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
之曰王之獒孰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
王不賜之磔也已甚矣而復予之餽此王率獸
食人也楚王曰先生之言諄寘人奉先王社稷
雖不肖豈敢比於率獸而食人日者獒將寘寘
人已令處獒深宮深宮不逢不若詐虺之屬不
敢為妖祥此獒之樞塗者也它日獒在朝暴客
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衛之士日事高寢此獒

敢為妖祥此獫之樞塗者也它日獫在朝暴客
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衛之士日事高寢此獫
之秦阿犀甲憲城方池者也又它日獫出郢超
黔中過夏州還獵蒼梧之野軼熊常驅豹裂腦
血鮮于巖谷之開窮軀彊幹之獸東走齊青丘
境上此獫之滂盧贈繳藥銛陷奔之利也夫獫
備三能寬人弗恤後貴人之請是磔三能也寬
人何靳於虞人之饋莊辛曰善王之已也存獫
三能夫柎鬻僕人之脛讎家因矯殺之厚誣之
死執政不宥深原論曰抵罪此獫之將磔也甚

矣夫負死罪待~~刑~~誠不足惜竊悲夫先人暴露
二子就~~亡~~盧~~表~~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乎執事
誠已柎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開~~警~~服~~犯教之民
如驅豺狼柎且為鄉里桃塗~~矣~~若不獲命願
勛徒配~~遠~~放馬~~處~~都會監門持戟禁呵國之奸
細柎殆亦為要路秦阿犀甲堅城方池~~矣~~抑
亦徼惠太公之世得賜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
還戍漁陽嚼劍飲馬長城之窟使旃裘引弓之
民不敢南向~~也~~馬~~柎~~將亦為國之~~若~~盧~~增~~緣

鍾陷~~穿~~之利~~矣~~夫執事憫柎一死聽命以~~圖~~

民不敢南向也馬植將亦為國之器盧植

錐陷穿之利矣夫執事憫植一死聽命以圖
事三效此豈獨楚蔡被顯惠蒙福澤於頃襄王

哉

上張賊山侍御書

桀繫獄刑罪深重蹈不測之誅忘日月晦朔之
變形顏銷穢伏棘垣而待缺鋹者於茲七年矣
然猶不揣輒上書當道自明以求幸納於速化
之域是非獨愛狗馬之命故為是謀爾誠以
事實極枉讓者因緣文致不肯平反即轉生不

能辨一日陳屍東市飽鳴鸚豕犬肉澤既化則
柁又安得以浮游魂氣往來於王公大夫之前
開口一雪其寃乎由是進退無據荒汗號呼於
鼎鑊之間以畢其餘悃而敬聞命於下執事柁
聞傳稱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如之何
曰執之而已爾夫瞽瞍天子之父而臯陶執之
為能用法焉設使匹夫匹婦罹無妄之刑事可
諒也情可疑也獻讞之辭不能持其平也則臯
陶將惕然弗安若已楛而納諸溝中申其誣弛

其刑不亡其辭不已也然則臯陶何心哉母亦

陶將惕然弗安若已楮而納諸溝中申其誣弛

其刑不亡其辭不亡也然則臯陶何心哉母亦

曰濫者受之天者也士師者奉天之法以佐天

子者也吾執法能無天子之父而不能恤匹夫

匹婦之寬敬於大慢於細褻天之法士師之罪

為有大焉爾故其言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臯陶而已矣

桀為雇工人張杲本家圖死縣官以私怨寘之

大辟暨桀秦辨下大名張公勘問仍作雇工人

大理駁章曰張杲之死似非一人一手所能致

恤刑覆勘曰本犯執稱毆死張杲係雇工偷竊
堅不輸服是誠其事可諫焉矣情可疑焉矣獻
獄之辭不能持其平焉矣設使臯陶見而覈之
將執其法而遽殺之與抑亦申其誣弛其刑正
其辭而原之與不然何臯陶嚮昔施於匹夫匹
婦今獨薄之於桀是豈士師有二法乎哉或詰
之曰子言誠似矣然子文案連梃窮年之獄孰
宥忌上下之嫌子立以桀子哉桀曰不然獄文
誠無所疑在所不宜開苟有所疑雖百世之下
猶或非之况乎數年之事是非之公尚可開之

宥息上下之燭予立以棟子於楫曰不然猶文
誠無所疑在所不宜開苟有所疑雖百世之下

猶或非之况乎數年之事是非之公尚可開之
三代直道之民也邪昔者梁人有繼母殺其父
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斲以大逆孔季彥棟之而
免南康囚法不當決監司欲誅之周茂升擲板
於地將棄官歸而卒全其人是一公者浩然之
氣直塞天地故於今不衰焉近年巡按胡公按
郡諸公棟棟曰冤胡公曰此卒不可殺以待來
年察院爾棟棟愚雖不見明然感天地覆載之息
者未嘗不耿耿於懷也何獨私念孔季彥周茂

叔云執事盛德遺愛流布魏郡南鄙之民被照
臨者仰如天日柎固竊處園墻恒切衷私孤子
之望父慈女之慕母不啻過也緣執事在古臯
陶之位故柎得以臯陶之說進輒復忘其臭穢
敢獻俚辭文四篇雜體詩四十七首略抒冤衷
唯執事垂察幸甚幸甚

與耿忠菴進士書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園氏曰汝為我語
盧柎屬者進士耿公過濟訊訪而冤狀曲垂愍

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

盧柟屬者進士取公過濟訊訪而寬狀由垂愍

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
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報柟愚聞此伏地叩頭
泣血下曰柟不肖弗遵師訓蹈履垂晏鬼神恫
怒橫被譴厲疾首圜門抱不測之誅為名教所
不齒者於茲八年今取公乘驥傳未遑脫鞅遽
賜問一囚抑不知柟以何因緣得見幸如此然
柟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
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名應故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
之機也獨無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
乎礧崆嶺岿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夫地氣至則
洩靈稜出雲霧變化虬繆盤旋如車蓋旗幟盡
幻恠於山谷之間嚮之靜淵者轉而劃然軼蕩
也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
有九鐘焉邈緜曠漠偶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
降氣凝轟闐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遊
土毛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師曠之
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邱有

降氣凝轟墮雷解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吐
士毛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師曠之

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邱有
鴟鳥焉龜溪螿籥口向宿不知春社既臨儵然
竊景思入華屋少出於珍竒花木之間冷然而
乘清風飄搖乎太清雖有滄盧增綴之施弋人
將弗加乎其上矣夫沙邱鴟鳥其感之微者也
因是知燕臣鄒衍縲頸繫獄類乎其刀鋸之割
鼎鑊之裁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劍解
顏尊為上客卒之推連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
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穀繁殖夜為虜晝為賓

夫燕臣鄒衍其感之寘著然尚違遠而難言也
曰是知今日之事柙嘗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
木與盜賊妃伍憫乎自今為天下大僂也不知
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國而威馳乎
燕趙之外觸鼻類存寃僂令柙違去塗炭存先
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恥然後什質橫兮
以身首謝士夫即柙瞑目而耿公之德已塞乎
天壤矣夫柙囚居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外
望圖生之意臺人云：蓋耿公感之以天也而

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

望圖生之意臺人云：蓋耿公感之以天也而

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

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擴之以為文孔子曰言之

無立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

上伏禮高明垂覽焉柎頓首頓首

上皇春陵內翰書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濬事之三日臨獄閱

囚出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較乎

如春陽溫乎如挾纒既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

造化生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

柙馬心不勝愴恨伏念五六日抵於旬月精爽淪
喪憔悴恍如失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載古在
昔賢豪之士顯於側陋若侯生見願於夷門馮
諶蒙不任於薛邸毛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春於
旅次是皆感會風雲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
受知於大人者也繼茲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
屨之儀加於世曹丹書赤訓之章不出侯門陳
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廬之東帛之笈過
此而言凡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之見也

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獄者執夫虎

此而言。凡士於管庫魚鹽之間者。吾未之見也。

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獄者。執夫虎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兇。犀象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柎以傭奴。故致晉師三豕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備撈楚之辱。殫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蟣蟲生於肘腋。疥垢長於肌膚。縣衣如鶉。結髮如繭。節屆暮秋。獄草委散。仰視鴻雁。嗷々南翔。思欲振義和之轡。頊六龍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

永遼喟言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穉康以
忤權而臨刑蔡邕以浩嘆而當僂陸機以膺譖
而致命禰衡以抗俗而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
行著生則縣名於霄漢死則垂芳於竹帛長逝
瞑目夫復何恨哉若耕讀書幾三十年叨光於
禮樂之域獵芳於詞翰之林上不能效駑蹇之
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
參殺人_之謬與盜跖聯頸而瓦嗟乎人生至此
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寔知兇穢_之柵竊自今當為

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

能不悲哉。願念形影，寔知此。械柙竊自今，當為

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大君子收恤。明
公道塞二儀，光照四表。奎壁之章，格於上下。鸞
龍之文，奮乎遠邇。將使徐陳奉轡，應劉扶轂。屈
原擁篲於前，子雲擔簦於後。此足以徵明公天
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今上注意翰藻，
明公制作實回。聖眷雖漢儒白馬，石渠之遇。茲
以踰此夫。盛德顯位，巍々如彼。令聞廣譽，赫々
如此。然猶授人夜光，徼福囚虜。慰寃魂於梧丘，
解貳負於石室。乘太息於幽垣，示昭曠於天下。

孟嘗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柙感
息無地敬敷委曲臨紙涕痛深心骨唯不惜
惟蓋終惠犬馬益幸

與孟龍川書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櫟
櫟之材以癰瘡不適用而壽竊嘗嘆此語為不
關世故隋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
及觀夏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剗王子比干彼
三賢者視死如逞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

不割也未嘗假以癰瘡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

三賢者視死如逞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

不割也未嘗假以癰疽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
言果為過論也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
死者其道誠有所重故生而有所不用耳曩使
苟於殺身無關綱常倫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
自縊於溝壑同彼三賢者尚肯銷其明割其用
潰其癰疽徒適用而弗壽耶然則周之言或有
可取與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諫或監察御史
給事中官犯顏直諫膏身缺鉞與龍逢箕子王
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讀書行道身

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讎者文致矯
誣啣亮柳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之徒
同斃柳安得不有感於莊周云僕繫獄事本末
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濬世業農無公卿朝
士大天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援手者而
僕亦不敢出私怨言分之故也假若趙盾受械
狐偃當傷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充匠作子產
季良亦孫豹石碣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
彼數君子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
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

彼數君子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感之也不

怨者疏之也感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
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已矣今
世大人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地僕得末減
遠徙邊塞汚胡虜血刃死為國殤雖未能從龍
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後死園牆無分毫効
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
愛其明惜其用守癰疽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
取焉執事以為何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取
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出所作四賦塵土此

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持太滕王閣圖乃
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縱其畫額記
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其尚
為僕一雪涕否也令器華平朔平俱才識高邁
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書

柎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
跌谿險釁冷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溟
狀柎寃誣明公哀其侗愚為柎白請上官蠲出

垂死之齒既又為之詩以誌喜音節擅亮寄情

狀
柎
寃
明
公
哀
其
侗
愚
為
柎
白
請
上
官
蠲
出

垂死之齒既又為之詩以誌喜音節擅亮寄情
悽惋真可以偕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嗑心
腎派涕垂血無已也柎承此北嚮叩頭不勝愧
恨竊謂柎刑僂小人未嘗接待大君子顏範而
荷眷如此獨以往時狂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
愴熱忽々彌年今始脫刑網伏跡茅茨將篩固
陋之愚款則辭寒而瀆聽鉗口是尚甚非仰吞
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略陳微悃唯高矚採察柎
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甚雪燂薰灼之勢

繩樞瓦缶長天子孫獨楠顯蒙廁諸生講席曾
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又不能資藉
夙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上下斯已
自今按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家排塌
巖墻撲灰時賢不察寘楠極刑囊首鉗足囚鞠
幽室惡吏好偵榜楚毒至吞齏飲血苟活於溺
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楠始之以媮駁之罪繼
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凡信雖仁賢見楠如是
固已視為螻蛄之肉而楠豈望全其首領復葬

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為察

國已視為螻蛄之肉而楠豈望全其首領復葬

祖宗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為察

寃抑為楠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

霧再廓天日迭見嗟乎時既逝矣魄既漸矣忽

焉來復此何世矣兩恨二親並暴三子同喪終

天永訣弗克臨葬出獄之日託跡閭閻偃仰穴

繆傍徨四壁臨日顧影悄然傷魂荒茆之思勞

績曷已昔楊子幼旣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

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未極夫此爾歲凶濟邑

猶甚柎妻女八口親舂糠糲拾鳧莖草根以供

煮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大聖亦不克免仲
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矧柎黜之末夫
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烏僕猗頓傳見
其賤市貴販逐倍萬之利輒汗流被面貴人之
門亟為曳裾蓬箔煙囪舉目言笑非唯世之喪
柎柎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柎如是哀其窮時
時存恤而柎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諺曰焚其
室豈其尾伊誰之亟斯柎之謂也抑予又将何
所怨懟柎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唯明公
當出柎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

所怨懟柎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唯明公
常出柎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
恒若慄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
明憐之衷冒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詩賦共三
卷隨楮呈覽乞叱入裁教幸甚幸甚

與申洹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固冀北天下之
馬藪也寘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嗒燕王
召圉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
光流於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孫中乘

以見靡鞭箠絕兩銜今晚騰躍而趨齧左右也
伯樂曰駢馬不可御爾又明日擗下乘以見滂
溺膠其腹蘇汁液其髮骨象峻嶒進之如有疑
也退之如有思也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
不能也伯樂改容變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
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
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廐毋乃枯之皮毛而
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乎燕王曰謹謝客
實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

利據要者居上乘言衷行成上遊君相之

實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言善服者居上

乘奔利據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上微君相之
過下見困於艸苴泥塗見惡於鄉里者居下乘
乏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閣賓為上客賜之
坐及之話言乏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士於
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矣

再上李東岡書

搏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織葛陟鴻崖
俄而力屈絕援墜大壑中三年飢茹松柏之葉
而渴飲霜露吸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

吮齧山精魑魅之所揉捽艱苦殊狀其濱於死
者數四矣然其人極聲號噓求拯於途旅往來
者然皆聞之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過攀危
木踰滑苔側身俯首曠視嘿然駭慄輒引去不
詠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
其城公輸子載修具賴輜器械往過之而其
猶存活力疾呼之不已公輸子棄長綆于樹上
飛繩雲梯以救之其不及崖畔而慮居者尋
寸之間肅然激迫中絕愈益隨其人幾死

然後知命之窮盡理數之未至終自恚憤至死

十之間肅然激越中絕愈益隨其人發死
然後知命之窮盡理數之未至終自恚憤至死
而無所仰矣柁鄒昔不遵師訓陋實聞道冥行
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園墻之中食惡糗糲飲蜚
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蟲蟻蠹其膚冤厲嘯嘯之
鬼振於夢寐震嗥哭而望拯於世者於茲五年
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
者竟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逞拯之者也往年
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柁竊私心喜之曰李公
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

塞乎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呼之時御史胡公行罷執事慨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寃而抗疏之蓋力雖公輸之救魯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焉天隱之意幽柵幽谷隰之崖畔以行執事一夫不獲之憂抑亦何損於政而乃藜柵淵壑踏躓彌年雖興哀望至竊恐公輸或聞而長泣弗頤令柵陳炭坑谷瓌野鼠鷓鴣宗祀滅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泚頽

視覆以一杯之土執夫柵罪文始末執事已悉

宗祀滅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誰能泚頽

視覆以一杯之土執夫柩罪文始末執事已悉
今不敢贅但張杲實柩傭人彼家排墻撲死遍
體傷痕夫豈柩一人一手所致佐見俱悉苟訊
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畜積勘坐此趨
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既久若使下官
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
之以鍵又安知死所哉伏惟執事聞公輸之仁
哀墜壑之難接之長綆飛檣以憇柩極聲
嗥呼之望庶使墜者不死葬二屍之柩全妻妾
殘家

之節長育流嗣以成我事興
少長一日畢盡志願執事所賜
進退



蟻錄集卷之一終

蟻錄集卷之一終











